

书院村:书香致远 文脉悠长



早期书院小学资料图。



三树堂复原图。

宅在北宅

时光如墨,染黄了曾经的黛瓦粉墙;时光如刀,削平了曾经的雕梁画栋。一个深藏在崂山深处的村庄,即使经过数百年风雨的漂洗,依然泛着传统文化的光泽,散发着让人迷醉的幽幽书香——这里是崂山区北宅街道的书院村。

据《书院村志》记载,书院村始建于明朝隆庆六年(1572年),迄今约有500年历史。如今,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谨守前人“耕读传家”的古训,深厚的人文底蕴积淀,成就了这座历史古村的独特韵味。

“书院村”名副其实有渊源

书院村自古钟灵毓秀,人杰地灵。这里处于崂山南天门西麓,两支山脉弯曲环围,至谷中突然隆起,恰似天工雕成“龙”“虎”,镇守谷口,俗称龙虎地。民间流传,当年蓝氏五世祖、曾任明朝左金都御史、南京刑部右侍郎的蓝章专门请人来看风水,风水先生说:“此地九龙九盘山,有九个山头,在这里立莹地,能出九代官。”这种说法虽然具有浓厚的民间演义色彩,但是,蓝章之后,蓝田、蓝再茂、蓝润、蓝涒、蓝启延等人才辈出,却是有史料记载的。

明正德十二年(1517年),蓝章辞官回乡,建华阳书院,教族中子弟读书。嘉靖四年(1525年)十一月,蓝章逝世,次年葬于灰牛石山原,即如今的书院村。嘉靖十二年,朝廷为蓝章敕赐兆莹,蓝章墓遂迁葬于即墨,而当时的看墓人仍居于此,原莹地也被称作“南莹”,“南莹”这个村名记载着这段历史,一直沿用了数百年。

1934年沈鸿烈路经“南莹村”,见谷内山光灵秀,草木葳蕤,又得知南莹是当年蓝氏隐居的读书楼,遂将村名改为“书院”。

用“三棵树”育人兴起文教

“耕读传家久,读书继世长。”书院村自古书香文化源远流长,著名的“三树堂”就位于这里。

“三树堂”的建立者为蓝涒。蓝涒,字澄海,为蓝氏十世孙,明崇祯十四年中武进士。据说蓝涒少时聪明,相貌魁梧,说话声音洪亮。二十五岁入武校,第二年得乡举,二十八岁成进士,被授为南京金陵卫守备。历任神威营坐都司,多次率军平定乱军,屡获奇功,被封为昭勇将军。

明朝灭亡后,蓝涒四次拒绝清朝征召,在南天门西麓峪中起石楼三楹隐居。蓝涒特别喜好经书字画,决定潜心求学,并将此楼取名“三树堂”。“三树堂”这个名字,取自管子的“一年树谷、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”之意。“三树堂”又称为“读书楼”,晚年的蓝涒在此以书画经籍自娱终老,并著有《射法》一卷,可惜今已不存。

书院村没有辜负蓝氏盛名和村名雅韵,为当地的人才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,是远近闻名的“文化村”。《书院村志》记载,民国初年,蓝氏家族在“三树堂”办起了私塾。三树堂正殿东间祭祀,西间为课堂。第一任教师是蓝庶堂,学生三四十人,采用复式教学,附近不少村庄的子弟前来求学。作为蓝氏私塾学堂,不仅教本家子弟学文识字,同时也会兼收邻村学生,弘扬国学,如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……

书院文脉不断未来可期

从启蒙到逐步深化,从私塾到公立小学。新中国成立后,蓝氏私塾“三树堂”改作校舍,成立公立小学,并起名为书院小学。直到1975年新的书院小学建成,“三树堂”从此结束了它的使命。

诗书继世,世代流传。当年学堂的书痕墨迹已淹没在历史变迁之中,但忠厚传家、诗书继世的村风却世代流传。据村里的老人回忆,这个小村庄里清代有三个秀才。近些年,这个仅有两百来户人家的村庄,就出了40多个教师。现在,在书院幼儿园中同样挺立着三棵松树,作为蓝氏祖辈树人遗风的象征,继续影响着后人。

如今的书院村,群山环绕,草木茂盛,空气清新。凡是到访这里的人都确认,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。小小的书院村就像崂山的一个缩影。崂山人都爱说:“千难万险,不离崂山。”不但因为这里风景如画,更因为这里民风淳朴,赓续文化书香,未来可期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北宅供图

上海路——现代教育发祥地①

帝国本身。一百多年前,德国正与大不列颠叫板,争夺欧洲乃至世界的领袖地位。上海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,英租界在上海具有绝对统领地位,德国人对英国百般诋毁、压制,也是可以理解的了。

卫礼贤这个年轻的民间传教士,也在德国主流媒体的影响下对上海颇有微词。他在由德国到青岛的漫长旅途中,曾短暂停靠上海港休整。他写下了对上海的最初感觉:

上海(Schanghai)的喧嚣是我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。但是,我在那儿耳闻目睹的还不是真正的中国。这个城市是英国人的刻板作风(英国人把这种作风带到了他们落脚的每一个地方)和一个孤立无援的中国海港居民的嘈杂相互妥协的产物。

历史的恩怨情仇都是过眼烟云,随风而逝。当年的上海街,今日的上海路,倒是贴上了一张永远无法磨灭的时代标签——青岛现代教育的发祥地。

成其事者,还是那个德国传教士卫礼贤。

卫礼贤是一个德国玻璃彩绘师的儿子。在宗教题材的手工玻璃彩绘不仅是教堂的必备装饰,而且成为皇室和普通民居追求的时髦时,玻璃彩绘师的职业便是令人羡慕的了。卫礼贤一家吃穿不愁,过着中产阶级的悠闲生活。家里甚至为他谋划好了未来的生活道路,子承父业,也做一名玻璃彩绘师。所有这一切在卫礼贤九岁那年的一个早晨破灭了。卫礼贤的父亲患病身亡,而父亲在生前的最后几年迷上了刚刚诞生的摄影,为购买设备和器材欠下了巨款,他的那个玻璃彩绘作坊用去抵债,尚且不足。卫礼贤笃信基督的母亲把他送去了神学院。毕业后,卫礼贤成了一名基层教区的传教士。在这里,卫礼贤居然看上了他的精神导师、富裕的教区主教的女儿。当他向主教请求将女儿嫁给他时,主教严词拒绝。卫礼贤明白,凭他的财富和资历,远没有达到迎娶主教女儿的程度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 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



上海路,在青岛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平常之路。

它修建在大鲍岛丘陵地带的最高处,最初叫上海街,东南起点与胶州街垂直,一路向北,再转西北,穿过胶济铁路,止于冠县路。越过冠县路,就进入码头了。上海街是当时自欧人区经华人区前往码头的便捷之路。

因为上海街,它周边的道路便都以当时著名的口岸来命名了,如吴淞街、宁波街、广东街等。

上海街屈尊于此,怨不得青岛怠慢。一百多年前的上海远没有今日的声名显赫,它不仅不及香港的繁荣,甚至不及广州的名气。更深层次的原因,是德意志